

新西兰中国大陆新移民初探

李海蓉

(奥克兰大学 亚洲研究学院, 新西兰 奥克兰)

[关键词] 新西兰; 移民研究; 新移民; 商业移民; 投资移民; 留学生; 华人参政

[摘要] 论文基于统计数字, 分析了新西兰移民政策对中国大陆移民的影响、中国大陆移民在新西兰的定居状况以及近期新移民的政治诉求。得出结论, 新西兰中国大陆新移民群体的形成始于新西兰在 1987 年所颁布的新移民法案, 此后分别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和 2000 年以后共两次大批的中国大陆人士移民新西兰; 近年的新移民包括数以万计的留学生转化的移民以及数额可观的商业移民, 尤其是投资移民; 如此数万之众的留学生和新移民的到来, 对新西兰华人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很多中国大陆新移民对参与新西兰政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未来的研究应做多角度和深度研究, 如探讨新西兰中国大陆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 他们与其他华裔移民及土生华裔的关系以及这个群体中的“空中飞人”和海归现象等。

[中图分类号] D634. 361.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 (2011) 01-0021-10

A Profile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New Zealand

Phoebe LI

(School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Auckland, New Zealand)

Key words: New Zealand; immigration study; new immigrants; business migrant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hines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bstract: As a result of New Zealand's immigration reforms starting in 1987 and revised in 1991, 1995, and 2003, thousands of new im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have settled down in New Zealand. Many of these new immigrants came as skilled workers, business migrants, 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y have used their talent, skills, and/or wealth to dramatically alter the demographic features and the business landscape of New Zealand's Chinese community. The author also devotes her attention to observing the political inclination of the new Chinese immigrants by examining the Chinese media coverage during the 2005 general election. She finds out that many Chinese immigrants voted for conservative parties' candidates simply because of their biased perception of the welfare system.

自 1978 年实行开放政策以来, 随着与外界交往的日益增多, 中国逐渐放开了对公民因私出国的限制。已经颁布实施的相关重要法律法规包括《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1984)、

[收稿日期] 2010-07-16; [修回日期] 2010-12-22

[作者简介] 李海蓉, 女, 博士,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亚洲研究学院名誉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外华人、新西兰华语媒体及中国大陆新移民。

《公民出入境管理法》(1986)、《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管理暂行办法》(1997)和《自费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1999)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在2002年废除了要求公民在申请因私护照时,需提交境外邀请函和出境卡的特别规定,此举令中国公民办理出国手续更加简便。正如众多中国国内及海外学者所观察到的,上述诸多举措,已经衍生成新一轮的源于中国大陆的国际移民潮。

从广义上讲,这一轮新起的中国大陆移民潮根源于频繁的国际贸易以及人力资源的持续流动;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政府日益放开对公民出国的限制是同等重要的原因。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概述性讨论新西兰的中国大陆新移民。该群体开始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迄今为止,新西兰经历了两次中国大陆移民的大量涌入,分别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2000年以后。目前,海内外学界对定居新西兰的中国大陆新移民所进行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①笔者自2005年开始一项旨在探讨新西兰华语媒体和华人移民社会关系的研究,历时四年之久,于2009年完成博士论文。论文着重考察近年的中国大陆新移民,是目前本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局部展现该博士论文的研究背景和发现。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基于统计数字分析,看新西兰移民政策对中国大陆移民的影响;二是中国大陆移民在新西兰的定居状况及近期新移民对新西兰的观感和他们的政治诉求。

一、新西兰移民政策和中国大陆移民社区的形成

作为一个发展完善的前大英帝国殖民地,新西兰同加拿大、澳大利亚极其相似,传统上一直是英国人移民海外的首选目的地之一。Brooking和Rabel曾经对新西兰历史上其他种族的移民和这个国家长期以来所奉行的移民政策做过坦率的总结性的描述:“处于新西兰主流社会的英裔很难面对多元文化的挑战”,所以,“政治人物、政府官员和广大民众都倾向接纳他们认为最容易融入‘南太平洋上的小英国’的移民。‘上帝的国度(God's Own Country)’只面对被遴选过的白人,并且最好是少数的英国人开放。”^[1]

然而,激进的移民政策改革开始于第四届工党政府(1984—1990)任期内所推行的1987年移民法。此法案的推出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即英国在1973年加入欧共体,因此导致新西兰与英国在经济和政治关系领域的日益疏离。由于英国开始转向欧共体国家购买农产品,新西兰丧失了传统的并且有保障的出口市场,这个国家因此不得不开始在亚洲地区寻找新的贸易机会,因为亚洲地理位置毗邻,尤其是该地区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增长迅速,而变得日益富庶。简言之,从新西兰政府的角度讲,一个吸引亚裔移民的政策有利于拓展新的贸易空间,刺激本国经济发展,从而达到为本国利益服务的最高目的。^[2]此外,自20世纪70年代末,年轻的、有良好教育背景的新西兰人开始大批移民澳洲,^[3]而这项吸引高素质移民的新政策也被认为是补充流失人口的有效手段。

在1987年移民法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是这份法案摒除了种族歧视的成份。正如1988—1989年新西兰年鉴所表述的,“现在移民的选择基于个人价值(Personal merit)而非国家或种族背景。这是对新西兰将近一个世纪的重在吸收英国和西欧移民的重大政策的改变。”^[4]自从1987年移民法推行以来,由于非欧裔(尤其来自亚洲)移民的大量涌入,新西兰已逐渐变成一个种

^① 新西兰学者Anne Henderson曾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新西兰中国大陆移民做过专门研究;其他新西兰学者,包括Elsie Ho、Richard Bedford、Manying Ip等人,曾在他们所发表的有关该国亚裔移民(包括华裔移民)的综合性研究中也讨论过中国大陆移民,他们所发表的论文在很大程度上也着眼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国内学者对新西兰中国大陆移民的研究尚为鲜见,高伟浓的《华人新移民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生存适应分析》可视有代表性的论文,该文所关注的时间段也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

族多元化的国家。据新西兰内政部（Department of Internal Affairs）种族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Ethnic Affairs）1999 年的统计，这个国家的人口由 200 多个少数民族组成，尽管其中只有 28 个民族的人口总数超过了 4000 人。^[5]人口普查数字显示，新西兰的亚裔人口增长最快，从 1991 年的 99 756 人猛增到 2006 年的 372 895 人。^①亚裔人口中华裔几乎占据一半。在 1986—2006 年间，新西兰的华裔人口从 19 494 人增至 140 570 人，增加了六倍多；这些新增人口主要来自于移民人口。目前，华裔占新西兰 440 万总人口的 3.4%，是仅次于土著毛利人的第二大少数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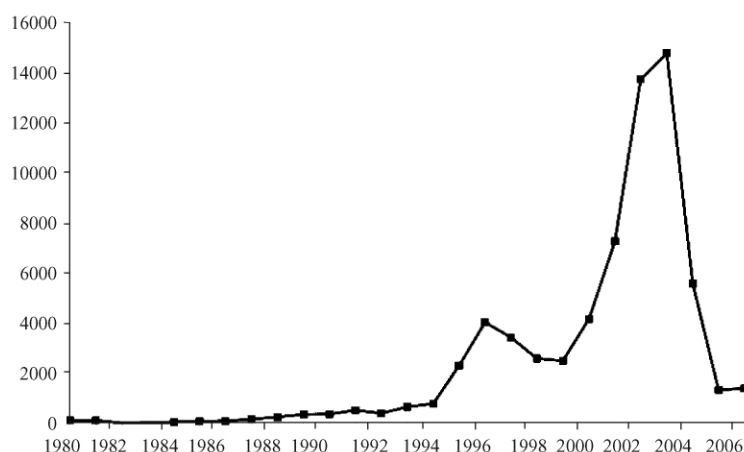


图 1 1980—2006 年新西兰中国大陆净移民总体走势（数据来源：新西兰移民局）

这些新移民的到来迅速改变了新西兰已有的华人社会构成。新西兰华人历史可上溯至 19 世纪 60 年代的南岛奥塔哥（Otago）地区。新西兰早期的华侨与同时期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华侨十分相似。他们绝大多数是来自广东四邑（新会、开平、台山、恩平）的淘金客，在客居国遭遇过一系列的反华人移民法律法规的限制。^[6]因篇幅有限，此处不一一列举新西兰所实施过的一些法规条例，例如，华人入境被强征人头税和入境时必须接受英语测试等等。^②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新移民登陆时，早期移民的后裔即土生的新西兰华人，几乎全部以英语为母语，并已为新西兰主流社会所同化。与早期华侨相比，新移民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尤以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的移民居多，与早期华侨在广东务农的背景迥然不同，新移民中的大多数是来自东亚、东南亚大都市的专业和商业人士。

初期，香港人、台湾人是华人新移民的主体。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和中期，台湾移民的总数最多。然而，自 1996—1997 财政年度以来，中国大陆移民的总数一直遥遥领先。在 1997—2009 年，近 8.5 万中国大陆公民获得了新西兰的永久居留权；^③同期，香港和台湾移民的总数则大幅减少。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中国（此处仅指大陆）是向新西兰输出移民的四大国之一，其他三国为英国、印度和南非。图 1 显示了 1980—2006 年间，从中国大陆来新西兰的净移民总体趋势^④。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大陆移民开始大量涌入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其总人数在进入 2000 年后激增。图 2 是对 2006 年新西兰人口普查结果的总结，其显示中国大陆出生的人数超过了新西兰华人总人口的半数。

① 新西兰每五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最近的一次在 2006 年。

② 2002 年，工党政府为历史上的人头税一事向新西兰华人社区正式道歉。

③ 参见新西兰统计局数字，<http://www.immigration.govt.nz/migrant/general/generalinformation/statistics/>（2009 年 12 月 16 日查询）。

④ 净移民人数指获得永久居留权人数的总量减去而后选择离开或不在新西兰长期定居的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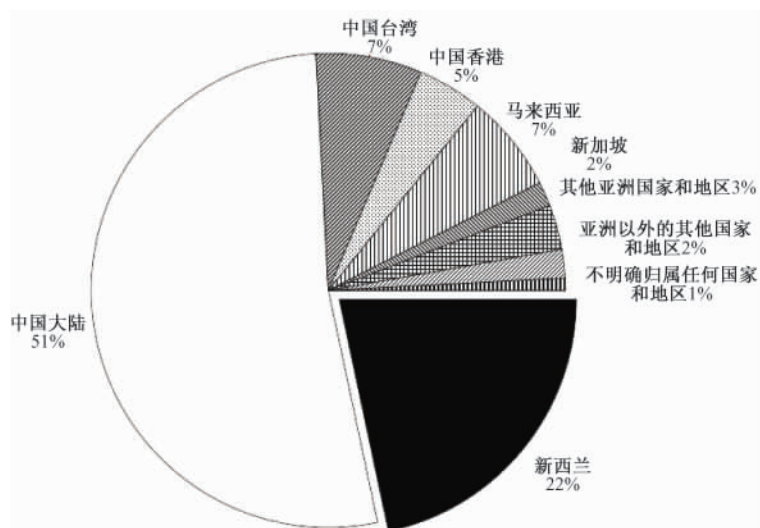


图2 2006年新西兰华人人口出生地（数据来源：新西兰国家统计局）

新西兰中国大陆移民社区的形成与1987年移民法实施后主要移民政策的改变存在着密切联系。1987年移民法开始吸收三大类移民，包括技术和商业类、家庭团聚类、人道主义类。换言之，合格的移民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即申请人拥有新西兰所需要的专业技能或者商业投资；在新西兰拥有直系亲属；或者遭受非人道迫害。叶宋曼瑛认为，在1987年移民法施行后至1991年间，来自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商业移民占华裔移民的主体。^[7]这个时期，普通中国大陆公民极少有因私出国的机会，更少有人有能力转移至少15万新西兰元资产做移民之用，因为当时的中国经济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产生相当数量的富裕人士。

这种局面的改变始于1991年，新西兰政府推出了新的“计分”移民政策，该政策于1995年被进一步修改。这项“计分”移民政策的重点在于它引进了一项“普通技术移民（general skills）”类别——申请人获得永久居留权是由他们的年龄、学历、专业履历和英语程度而计分决定的。新西兰统计局的数字显示：“计分”政策对华裔移民产生了深远影响，“普通技术移民”类别很快成为华人移民新西兰的主要途径。Henderson观察到，在1992—1995年，从中国香港、台湾和大陆来的技术移民总数甚至超过了自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而来的技术移民的总数，这种局面直接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新西兰民间的反“亚裔侵略”（Asian Invasion）的声浪。^[8]

“计分”移民政策尤其使来自中国大陆的技术移民受益。中国大陆在20世纪90年代的早期和中期很难有大量的投资者和有直系亲属定居新西兰的个人，但是，却足以提供大量合乎新西兰移民标准的年轻专业人士。一系列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中期的中国大陆移民，多数为技术移民。然而，他们在中国所获得的学历和专业资历并未被新西兰的就业市场所认可，很多人面临求职的困境。^[9]

与这些前期移民相对照，2000年以后的近期中国大陆移民成份发生了改变，主要包括两大类：第一类由中国留学生转化而成。自从中国政府于1999年颁布《自费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并放开国际留学市场后，新西兰很快成为中国学生留学海外的热门国家之一。图3显示，在1999—2000和2006—2007财政年度间，中国大陆留学生是新西兰境内最大的国际学生群体。据新西兰教育部统计，1998年，在新西兰各类学校注册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不足300名。^[10]然而，在2001—2003年，超过4万名中国大陆学生获得了在新西兰的学习许可（Study Permit）。对于如此众多的中国留学生的到来，新西兰政府方面所理解的原因是，与其他英语国家相比，新西兰实行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环境安全并且学习费用相对便宜（部分原因是新西兰元当时贬值）。^[11]然而，自

2003 年后, 中国大陆留学生的总数大幅减少。原因与 2002 年大批新西兰私立语言学校倒闭有关, 因为很多中国留学生的利益因此受到侵害。从 2003 年开始, 中国教育部推出自费留学预警系统, 首次上榜的国家名单中就包括了新西兰。此外, 中国大陆媒体对在新西兰中国留学生的众多负面报道也加剧了中国公众对留学新西兰的不良印象。^[12] 即使如此, 对新西兰而言, 中国仍然是留学生输出大国; 2003 年以后, 每年仍有超过 2 万名中国大陆留学生获得学习许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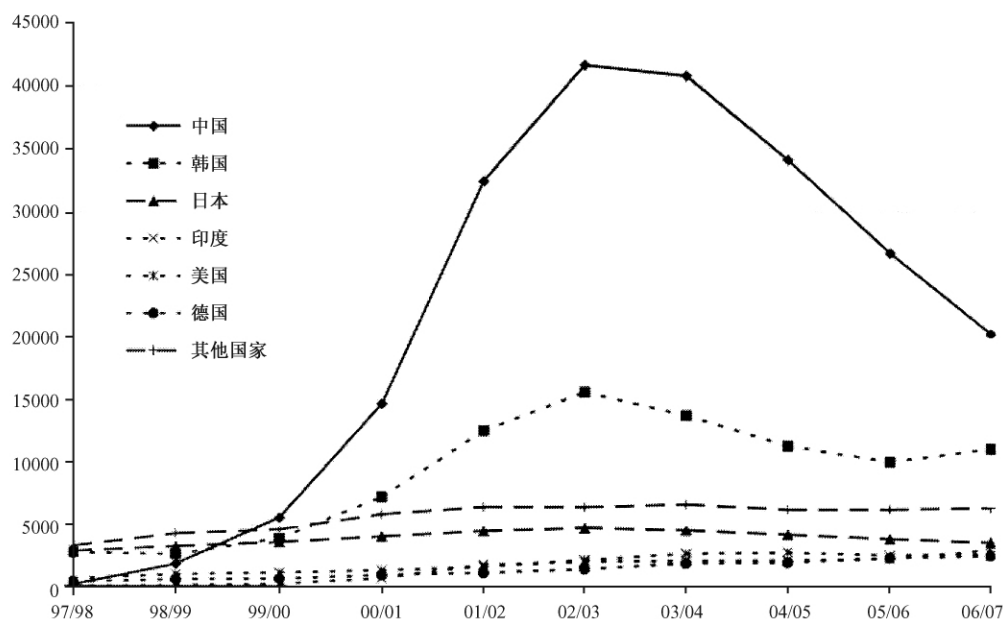


图 3 1997—2007 年新西兰国际留学生总体走势 (数据来源: 新西兰移民局)

从 2003 年开始, 新西兰政府对“计分”移民政策做了重要调整, 即国际留学生在学习期间允许有更多的法定工作时间, 他们完成学业以后, 可以获得工作许可 (Work Permit); 他们在找到工作后, 申请技术移民时, 可以因为在新西兰所取得的学历和工作经历获得额外分数。简言之, 新政策鼓励留学生从学习向工作和移民新西兰过渡。统计数字显示, 中国大陆留学生是受益于这项新政策的最大群体; Merwood 提供的从留学到工作和移民的人数比例为: 中国最多 (32%), 其他依次为韩国 (23%)、日本 (10%) 以及美国 (10%)。^[13] 与此可互为参照的是新西兰教育部于 2008 年所公布的一项对该国国际留学生的调查结果, 其显示: 在被调查的 1124 名中国大陆留学生中, 629 人 (56%) 计划在毕业后立即在新西兰找工作, 854 人 (76%) 打算申请永久居留权。^[14]

除了留学生转化的移民以外, 大陆来的商业移民构成另一个主要群体。从 2000 年开始, 中国成为向新西兰输出商业移民最多的国家, 这得益于 1999 年新西兰政府颁布的更为灵活的商业移民政策。新政策首次囊括不同种类的商业移民, 比如投资移民 (Investor Category)、长期商务签证持有者 (Long Term Business Visa Category) 和创业移民 (Entrepreneur Category)。^① 统计数字表明, 大多数的大陆商业移民属投资移民和创业移民。图 4 显示, 在这些商业移民中, 投资移民的数量尤其多; 2000—2003 年, 几乎所有的大陆商业移民都是投资移民。然而, 大陆投资移民的总量自 2003—2004 财政年度以后急剧下降。这也许是因为新西兰政府对 1999 年的商业移民政策进行了重新评估, 其后于 2002 年 11 月推出了严格的新政策。新西兰政府的评估报告发现,

① 长期商务签证允许申请人来新西兰境内创立或者购买一个生意, 因此而获得短期居留权。如果申请人经营纪录良好, 通常在 3 年以后允许申请永久居留权, 一旦批准, 即成为创业移民。

“商业移民主要来自三个非英语国家和地区（中国、台湾和韩国），与新西兰的文化背景截然不同。”^[15] 报告甚至直接引述移民中介对中国大陆投资者的建议，“如果你有钱，就买一个新西兰的永久居留权，然后继续在中国做生意，同时还为你的子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受教育的机会。”^[16] 为了避免继续接收此类移民，新政策强调申请者必须具备至少雅思 5 分的英文能力，还要求提供有关投资来源的细节。这种政策调整令许多潜在的大陆投资移民望而生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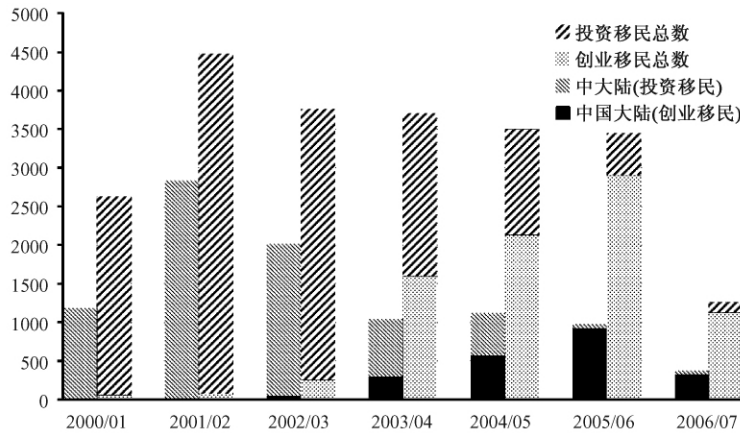


图 4 2000—2007 年新西兰中国大陆商业移民总体走势（数据来源：新西兰移民局）

总而言之，迄今为止，新西兰经历了两次中国大陆移民的大量涌入，分别发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和 21 世纪初期。他们普遍年轻，受过良好教育，很多是专业人士，近期抵达的还有相当数量的投资移民。统计数字显示，在 2000—2001 和 2007—2008 财政年度间，共有 63 186 名中国大陆公民获得了新西兰的永久居留权，其中的 9672 个商业移民包含了 7286 个投资移民。由于新西兰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相似，也鼓励家庭团聚类移民，这些中国大陆技术移民和商业移民又将更多的中国移民引入新西兰，包括他们的子女、父母和兄弟姐妹。1997—2009 年，共有 32 679 名中国大陆公民在家庭团聚类别下移民新西兰，^[17] 这个数字占 12 年间中国大陆移民总数的 39%。图 5 显示了 1997—2009 年间中国大陆移民的构成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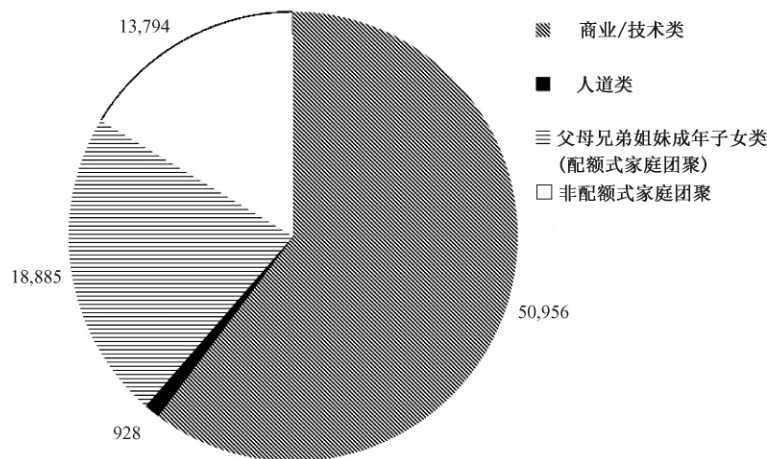


图 5 1997—2009 年新西兰中国大陆移民构成（数据来源：新西兰移民局）

二、中国大陆新移民在新西兰的定居状况及近期移民的政治诉求

绝大多数的大陆移民来自中国大城市，由于习惯了都市生活，他们选择定居在新西兰的大城

市,如奥克兰(Auckland)、惠灵顿(Wellington)、基督城(Christchurch)和汉密尔顿(Hamilton)。2006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新西兰70%的中国大陆出生人口居住在这个国家最大的城市区域——奥克兰。其实,奥克兰不仅仅只对中国大陆移民有吸引力,而是对所有来这个国家的移民都有吸引力。多项国际生活品质调查显示,奥克兰一直在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排行榜中名列前茅。2006年的人口普查还显示:40%的奥克兰人口是海外出生的移民;奥克兰移民人口比例之高,仅次于拥有44%~45%移民人口的多伦多。^[18]

在奥克兰没有唐人街^①,很多中国大陆移民选择安居在一些有较高亚裔人口比例的住宅区。这些住宅区的居住者既有高薪人士,也有普通的工薪阶层,可见大陆移民的经济收入情况多种多样。漫步某些住宅区的商业街,行人可以看到一些中文简体字书写的生意招牌,显示业主可能是中国大陆移民,因为绝大多数海外华人习惯使用繁体字。简体字招牌的现象最近几年日益增多,原因可归因于2000年以后大批涌入的大陆留学生和移民。

如前所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大陆移民以技术移民为主体,他们在中国所获得的学历和专业资历并不为新西兰的就业市场所认可,很多人面临就业困难。Henderson发现,在35~39岁年龄段的中国大陆技术移民中,有24%的人士处于无业或者急切找工作的状态;38.2%的人士作为人力资源,却没有参与进劳动力市场。^[19]有些找到工作的人主要从事非专业的体力劳动。有一小部分人属于自谋职业,他们的生意规模和利润都极为有限,所以几乎没有其他雇员。^[20]还有很多人又返回校园读书,以求提高英语能力或者争取拿到新西兰的文凭学历。^[21]由于政府提供慷慨的学生津贴,这对很多人而言未尝不是一份稳定的收入。其中有些人在获得了新西兰的学历和公民权以后,又移民到澳大利亚去,因为他们认为澳洲会提供更好的就业和生活机会。笔者在2005和2006年进行田野调查期间,有被访问对象提到他们有朋友或者家人已移居澳洲。^②叶宋曼瑛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移民所做的研究还发现,也有一些人回流到中国去,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有更好的就业和改善生活的机遇;此外,这些人回流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觉得在文化上很难适应新西兰社会。^[22]

比起那些先期移民(很多人甚至举债出国),近年抵达的大陆移民在经济状况上大为改观。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很多富有的商业移民仍然在中国大陆保留房产和生意,或者继续他们在大陆和香港的股票和外汇交易,这些人因此经常在中国和新西兰之间周转大笔的资金。此外,最近的技术移民很多得以被批准移民是因为他们已经在新西兰工作。如前所述,新西兰政府在2003年推出的“计分”移民政策鼓励留学生向移民转化。在此政策下,很多中国留学生从学习到工作再到移民需要至少三到四年的时间;比起20世纪90年代直接从中国而来的技术移民,最近技术移民的英语更娴熟,也更容易适应新西兰社会。这些近期被批准的技术移民很多被当地公司所雇用,从事专业工作,如信息业和财经等。更应该指出的是,这些自费留学生转化的移民大多是来自中国大陆富裕家庭的独生子女。笔者最近对有关人士的访谈发现,有些人的父母甚至提供充足的资金使他们在新西兰购买生意(例如汽车旅馆,咖啡店等),经营自己的生意为他们从工作向移民过渡提供了捷径。一位马来西亚华裔律师向笔者感叹,近年来她的主要业务是为中国大陆留学生和移民签署各种法律文件,“他们通常只有二十几岁,哪里来的这么多钱,买了房子,又买生意?”

① 奥克兰和惠灵顿在过去曾有唐人街,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这两个城市进行改建,唐人街的旧建筑被拆除。

② 在20世纪90年代,在新西兰住满三年后即可申请公民权;2005年后,这项要求提高至5年。持新西兰护照的便利之一是可以自由出入澳洲。这两个国家在1973年签订了跨塔斯曼旅行协定(Trans-Tasman Travel Arrangement),此协定使两国公民不受任何限制,自由到对方国家去居住和工作。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最近的中国商业移民和留学生转化的技术移民属于在中国大陆近年所出现的新兴中产甚至超级富裕人士 (new rich)。如此数万之众的留学生和新移民的到来,对新西兰华人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目前,大陆移民所经营的生意遍及诸多行业,从小规模的餐馆、零售店、旅馆和网吧,到具有相当规模的房地产开发,等等。新西兰华人社会经济的繁荣,直接带动了新西兰华语媒体的蓬勃发展。这些媒体形式多样,包括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和网络等。所有的华语媒体都是私人企业,主要依赖华人社会的广告来源。笔者的研究发现,新西兰的华语媒体目前主要服务于近年抵达的大陆新移民,这些媒体密切反映这些移民的原生态,包括他们的定居情况、经济活动等,尤其是他们对新西兰社会的观感和政治诉求。

笔者的博士论文重点分析了 2005 年新西兰大选^①期间华语媒体的内容(包括超过 40 份的报纸、近 200 小时的电台节目和数百条网络新闻和跟贴),此外,笔者的分析数据还包括对华语媒体的受众和媒体从业人员的访谈。从 2005 年大选看,很多最近的中国大陆移民对参与新西兰政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把华语媒体作为另类(alternative)的公众空间(public sphere),^[23]借此发表看法,讨论他们所关心的话题。与新西兰主流媒体不同,华语媒体为这些新移民提供了一个另类的沟通平台。在此次大选期间,遍及新西兰境内的 15 家华语媒体甚至在奥克兰共同举办了一个大选说明会,他们邀请了八个主要政党的发言人参加,并当场回答华社所关注的问题;一家华语电台甚至在现场直播说明会,并接听热线电话。

在 2008 年大选期间,尽管笔者没有在大陆移民之间进行系统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但所观察到的情况显示,与 2005 年大选相比,最近的新移民依然保持着政治热情;甚至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也没有大的改变。综合两次大选中他们所讨论的众多话题,笔者发现了两个焦点。其一,近期的大陆移民倾向于支持两个有华人候选人的保守政党(The National Party, The ACT Party),其中的一位候选人于 1985 年从中国大陆来新西兰留学,后来移民。共同的大陆背景是这些新移民支持该候选人的重要原因。由于支持保守政党,他们反对中左的工党(The Labour Party)^②,集中体现在批评工党政府的高税收和福利政策,这是他们讨论新西兰大选的另一个焦点。他们中的很多人不认同福利国家(the welfare state)的理念,认为工党政府过于慷慨,将大量税收用于资助低收入者和其他社会福利收益者,此举有碍新西兰经济的发展。

支持华人候选人,首先可以解释为这些大陆新移民对自己作为移民的政治边缘身份有敏感的自觉,他们希望在新西兰的国会中有了解和同情自己的政治代言人。然而,他们对新西兰的政党政治知之有限,因为许多人所热衷讨论的华人利益并非主流社会政党政治的根本所在;他们大多数人也并不了解,新西兰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已经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此后的数十年间,无论开明的工党或者保守的国家党执政,从来都没有改变这个国家福利社会的性质。

除了华人候选人的因素以外,最近大陆新移民倾向支持保守党派的观点也可以与他们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背景相联系。过去二十几年间,中国的贫富差距日益加大。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指数(Gini Income coefficient)在 2001 年已经达到了黄色警戒线的 45。^[24]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严重的财富不均可能引发社会问题,因此致力于实施新的社会保障制度。例如,于 1997 年开始在城

① 新西兰每三年进行一次全国大选。依据法律,年满 18 岁的新西兰公民和在新西兰定居超过一年以上的永久居民必须登记选民资格,但投票与否并非强制。新西兰自 1996 以后实行混合制选举(Mixed Member Proportional-MMP),此项选举制特别给拥有超过 5% 支持率的小党提供了参政的机会。依此项选举制,每个投票人手中有两张选票,即政党票(party vote),其决定政党在国会中的席位数(议员名单由党内排名决定)以及选区票(electorate vote),其决定选区内的某位候选人为国会议员。新西兰的国会由这两种投票方式所产生的议员组成。

② 工党在新西兰历史上曾五度执政。2005 年正值工党第五次主政期。在 2008 年的大选中,工党落败于其长期劲敌国家党(The National Party)。

市推行最低生活保障津贴，其后也加大了在农村推行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措施的工作力度。然而，由于是新政策，大量中国公众，尤其富裕人士，对于领取社会福利的弱势群体仍然持复杂的看法，甚至有歧视和偏见。比较而言，在西方发达国家，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福利政策一直被作为调节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和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25]因此，对于近年移民到新西兰的中国中产及富裕人士，理性地理解和接受福利国家的概念依然需要时间。

三、结语

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定居新西兰的中国大陆新移民做了简要的描述和分析。这个群体的形成始于新西兰在 1987 年所颁布的新移民法案，此后的二十几年间，中国大陆人士移民新西兰有两次高潮，分别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和 2000 年以后，后者一直持续至今。这些移民中的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普遍在中国和新西兰受过高等教育。近年来，随着中国对留学政策的改变，新西兰接纳了数以万计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人后来转化成了移民；与此同时，新西兰也迎来了数量可观的大陆商业移民，尤其是投资移民。这些大陆新移民的到来，已经并将对新西兰社会以及中国与新西兰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学界对新西兰的中国大陆移民所进行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本文旨在抛砖引玉，为未来的多角度和深度研究做准备，例如，探讨新西兰中国大陆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他们与其他华裔移民及土生华裔的关系以及这个群体中的“空中飞人”和海归现象等。此外，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笔者对新西兰中国大陆移民所进行的考察，尤其是对近期抵达的中国新兴中产和富裕人士所组成的移民群体的了解，或许也可为其他学者探讨散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大陆新移民提供参考。因此，本文或可为未来的比较研究做点铺垫。

[注释]

- [1] T. Brooking and R. Rabel, “Neither British nor Polynesian: a Brief History of New Zealand’s Other Immigrants”, In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New Zealand: One People, Two Peoples, Many Peoples*, ed. S. W. Greif, Palmerston North: Dunmore Press, 1995, pp. 23 – 49.
- [2] J. Poot, G. Nana, and B. P. Philpot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New Zealand Economy: a Long-run Perspective*, Wellington: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 [3] G Hugo, “New Zealanders in Australia in 2001”, *New Zealand Population Review*, 30 (1/2), 2004, pp. 61 – 92.
- [4]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The New Zealand Official Yearbook 1988 – 1989*, Wellington: New Zealand Government Printer, 1989, p. 202.
- [5] B Thomson, *Ethnic Diversity in New Zealand: A Statistical Profile*, Wellington: Department of Internal Affairs, 1999, p. 5, 2010 年 7 月检索。
- [6] J. Ng, *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 Dunedin: Otago Heritage Books, 1993; M. Nigel, “The Legislative Response to Chinese Immigration in New Zealand 1881 – 1944”, In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Australasia: History, Settlement and Interac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held in Taipei, 6 – 7 January 2001, ed. H. Chan, A. Curthoys and N. Chiang, Canberra: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South Diaspo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p. 82 – 90.
- [7] M. Ip, “Chinese New Zealanders: Old settlers and New Immigrants”, In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New Zealand: One People, Two Peoples, Many Peoples*, ed. S. W. Greif, Palmerston North: Dunmore Press, 1995, pp. 161 – 199, 326 – 333.
- [8] A Henderson, “Untapped Talents: the Employment and Settlement Experiences of Skilled Chinese in New Zealand”, In *Unfolding History, Evolving Identity: 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 ed. M. Ip, Auckland: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41 – 164.
- [9] E. Ho, R. Bedford and J. Goodwin, “Self-Employment among Chinese Immigrants in New Zealand”, In *Labour, Employment and Work in New Zealand 1998*,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h Conference held in Wellington, 26 – 27

- November 1998 , ed. P. S Morrison , Wellington: Institute of Geography ,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 1999 , pp. 276 – 286; E. Ho , and R. Bedford, “The Chinese in Auckland: Changing Profiles in a More Diverse Society” , In *From Urban Enclave to Ethnic Suburb: New Asian Communities in Pacific Rim Countries* , ed. W. Li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2006 , pp. 203 – 230.
- [10] Internation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Unit , *Foreign Fee-Paying Student Statistics to 2001* , Wellington: New Zeal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 2002.
- [11] International Division , *International Student Enrolments in New Zealand 2001 – 2007* , Wellingt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 2008 , p. 6 , <http://www.educationcounts.govt.nz/publications/international/15260/28332/24707> , 2010 年 7 月 8 日检索。
- [12] 白莉民: 《出国留学与预想不到的问题——新西兰中国留学生生存报告》,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8 年 , 第 8 ~ 15 页。
- [13] P. Merwood ,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ying and Staying on in New Zealand* , Wellington: Department of Labour , 2007 , <http://www.dol.govt.nz/publications/research/international-students/> , 2008 年 9 月 21 日检索。
- [14] Deloitte , *The Experienc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New Zealand: Report on the Results of the National Survey 2007* , 2008 , <http://www.educationcounts.govt.nz/publications/international/22971> , 2010 年 7 月 8 日检索。
- [15] New Zealand Immigration Service , *Business Immigrati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1999 Business Immigration Policy* , Department of Labour , 2002 , p. 7 , <http://www.dol.govt.nz/publication-view.asp?ID=163> , 2010 年 1 月 25 日检索。
- [16] Ibid , p. 40.
- [17] [18] P. Spoonley ,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New Zealand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 Multiculturalism in a Globalising World-Different Perspectives* , Proceedings of the Cultural Identities in a Globalising World workshop held in Wellington , 17 April 2009.
- [19] [21] A. Henderson , “Untapped Talents: the Employment and Settlement Experiences of Skilled Chinese in New Zealand” , p. 148.
- [20] E. Ho , R. Bedford and J. Goodwin , “Self-Employment among Chinese Immigrants in New Zealand” , p. 281.
- [22] M Ip , “Returnees and Transnationals: Evolving Identities of Chinese (PRC) Immigrants in New Zealand” ,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 33 , 2006 , pp. 62 – 102.
- [23] J. , Habermas ,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 Cambridge: Polity , 1989.
- [24] *China Daily* , 20 September , 2005.
- [25] J. Li , Y. Feng , and I. Gizelis , “China’s New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the Making: Problems and Prospects” ,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31 , 2008 , pp. 5 – 23; F. C. Pampel , and J. B. Williamson , “Welfare Spending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 1950 – 1980”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93 , 1988 , pp. 1424 – 1456; C Pierson , *Beyond the Welfare State?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Welfare* ,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1991.